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五十四百一第▶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二廿月二十年二十
日五十月一十年亥癸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現在開日

一刊。常刊四張。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寄費在內。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每行每張三角。普

通地位全版則分八格。每格每張一圓。

長期另議。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馬小橋頭新里良晨好友社

良晨好友社爲偵探小說奪標通告

授讀者以選舉權

使讀者亦可得酬

本社爲提倡偵探小說起見。徵求千字內之偵探小說。自經登報宣佈奪標辦法以來。惠稿頗夥。惜佳作殊少。業經初選。揭曉。自最小報第一百二十七號起。至第一百四十四號終結。當選者二十一篇。惟亦難免有真偽之辨。公意。而得標者。尤未足以資永久之紀念。爰將奪標辦法加以修正如下。

(一)初選篇額。此會經發表之二十一篇。即爲初選篇額。

(二)複選篇額。分甲乙兩種。甲種爲讀者投票。由本社寄與選舉票。具名投票。每人祇投一種。每選當選一篇。凡初選當選者。在投票限期內。不投票。祇選一篇。於其被選票內減去一票。

(三)揭曉期。以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爲複選揭曉期。所有初選當選者姓名。及甲乙二種投票者姓名。概披露於最小報。

(四)獎額。第一種複選當選。第一名獎贈銀杯一。第二種複選當選。第一名獎贈銀牌一。以上獎品。咸獲得獎人姓名。以作榮譽之紀念。第二種複選當選。第一名者。均係抄襲之作。應將被選資格取消。凡讀者能於三個月內。其及五日前。投函舉發其他初選諸篇。有非出於創作。附有確實證據前來者。酬以最小報三個月。其及五日前。投函舉發者。酬亦如之。並爲守秘。以全名譽。

報於附期投票選下
本刊內票在舉列

標奪說小探偵內字千

票舉選者讀

今選舉

一篇得標此投

投票者姓名

投票者住址

良晨好友社編輯部

本報第一百二十七號至第一百四十四號。共十八份。實售大洋三角六分。寄費在內。無論何人。凡欲加入偵探小說奪標複選投票者。亟宜購閱之。良晨好友社發行部啓

短篇小說

糊塗偵探案

(九)

朱秋鏡

●李公館之掃帚問題 (續)

看得白芒倒有些窘了。面孔漸漸紅起來。恰巧有一部黃包車在前。白芒趕上前去。也不爭論價錢。叫他拖回寓所。心中暗想。拿了這一把掃帚。雖是十分難看。却於我的偵探手續上。大有幫助咧。心中正在轉念。倏見一人。乃是個賣掃帚的。肩上一捆着一大捆掃帚。手中也拿着一把。見白芒走過。忽的把手中的一把。倒持轉來。對白芒一揚。白芒大為奇怪。心想其中定有緣故。也隨隨便便的向他點了點頭。

。車子早已過去。白芒回到寓所。便着手研究起這把掃帚來。他本想從這把掃帚上。研究出甚麼隱微的指印來。不料他的預想。完全失敗。却不是掃帚上沒有指印。實因指印太多了。再也辨別不出數目來。重重疊疊。至少有一千個以上。原來一把掃帚。每天總要用多少次數。也不定是誰拿的。而且年深日久。也沒有人去揩拭他。白芒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失敗了。祇得再從別處探查。不料當晚九點半鐘。白芒將要睡覺的時候。李茂泰忽然攜了一封信來了。面上有不安的神色。對白芒道。這件事發覺了。你看什麼辦。說着。把信交給白芒。白芒接來看時。只見上寫

茂泰世兄大鑒。自與令尊別後。倏忽十年。近來申江。始悉老友去世。瞻念故人。心傷無已。周年事漸老。事無可為。因思世兄厚藉餘蔭。可否救濟千元。日前小徒無知。擅取令尊遺物。款到當即奉趙耳。周現住北京路有英里十七號樓上。一併附聞。專此。順請

財安。邵周星手啓。

白芒伸了伸舌頭道。好客氣的口氣。我想你的文件。倘不要緊。便讓他拿去了便是。倘是重要的。便出一千元。也沒要緊。李茂泰道。不是如此說法的。先人的遺物。關係重要。便是出二個三個這些數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目。也是要拿回的。但是最好把這人抓住了。以免後患才好。白芒道。這事非報捕房不可了。明天准由你交給我一千元。我便去同了幾個暗探。只說是去贖回文件。等東西拿到了手。便把他捉住。你道如何。李茂泰大喜稱妙。便決定了如此辦法。果然明天早上。白芒同了四五個包探。同到有英里來。那有英里內。都是些一上一下的房子。一找便找到十七號。於是分派妥當。着兩個人看住前門。兩個人看住後門。白芒自己。便同了一個包探。名叫斐德明的。二人進去一問。果然有個名喚邵周星的。夫婦二人。住在樓上。於是叫了下來。一見面。白芒一愕。那邵周星不是明

明那天在靜安寺看見的。賣掃帚的那人嗎。怪道呢。原來這一件案子。纏來纏去。總脫不出掃帚的關係啊。當下却不言明。邵周星見了白芒。也祇笑了一笑。却開言道。你們兩位。不是代表著李茂泰來的嗎。李茂泰不能親來。甚為遺憾。但是有一件事。我却要預先聲明。你們兩位。我雖不認識。但是這一位。依我想來。却也是我們的同志。——白芒忙截住道。不對。我幾曾會你的同志。邵周星一愕道。不是那天坐在黃包車上。帶着一把掃帚嗎。我對你打招呼時。你還客禮呢。白芒笑道。怪道呢。那天我帶了一把掃帚。原是別有用意的。你把掃帚一揚。這算是打招呼。却

也可笑得狠。邵周星道。閒話不要多說。且說今天的事。你們雖相信得過我。我却有些不相信你們。現在祇得由我定個辦法。你們先把銀洋交給我。然後由我把東西拿出來。橫豎在這一間屋子裏。況且門外有人守着。逃不到那裏去的。這樣一來。我才能放心。不致被你們誑了東西去啊。白芒同包探一商量。果然逃不出去。便道也好。這裏是一千元。一張即期莊票。請你收了。把東西檢給我罷。邵周星微笑。搖頭道。不能。這莊票有些不安。請你換現鈔票給我罷。白芒無法。祇得出去換了鈔票來。邵周星檢點無誤。這才收了道。謝謝你們二位。現在你們請坐着。我到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購備自用。顯得
自己的考究。贈
送親友。費少而
惠厚。
多購照批價。信
箋長年可用。樂
得特別便宜。

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

每壹千五百張。實價大洋二元

每四千張。實價大洋五元。

寄費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樓上去把東西拿來。邵周星便走了上去。起先聽得樓上腳步聲，又聽得翻弄箱子的聲音。再隔一會，忽然沒有聲音了。那包探斐德明待要上去，白芒拖住他道：「橫豎逃不走的。上面有女客不便。不要上去罷。於是從新坐下。又等了一會，還不見邵周星下來。忽見樓上出濃煙來。又見火光閃閃。白芒知道事情不妙，急趕上去看時，那裏見得影蹤。早已一個人也沒有了。祇見火光熊熊，已有不可收拾之勢。牆壁上有一扇門開着，諒必是從隔壁人家出去逃去咧。白芒斐德明二人，急得跺脚。無可如何。祇得逃下去。這一場火燒得煞是厲害。接連燒去四幢房子。救火會

救熄之後，查看時，唯有那邵周星的一幢，燒得最是厲害。簡直是片瓦不留呢。第二天的新聞報上，少不得登出這一節新聞來。但同時的報上廣告欄裏，發現了一條很奇怪的公告。祇有寥寥數字道：款收到。掃帚文件已燬。勿念。白芒看了明白，便持了這報，到李公館裏來。見了李泰茂，對他說明。李泰茂道：「我也已曉得了。此物既然被燬，我也放下了一條心呢。人便是逃了，也不打緊。白芒便問他：『這文件究竟是何物？』李泰茂嘆口氣道：『現在不妨對你說了。原來先嚴在日，幼年時曾經與一個掃帚黨，發生了關係。這黨中確曾犯過幾件案子的。後來黨魁雖是被捕，

外面遺留着黨員不少。這文件包內，有幾封往來的信。我因他恐有別種關係，未曾把他燬去。不料竟因此受了驚恐。還損失了許多金錢。白芒道：『如此說來，有些明白了。怪道呢。這案子內處處與掃帚發生關係。再不料這一把小小的掃帚，竟有這許多曲折的情節在內啊。』

▼谷中的玫瑰 葛琴芳女士

在那深幽的去處，人跡是不到的。那兒樹林是森森地站着。小溪是淙淙地流着。小鳥們都振着美麗的翼子，調弄清婉的歌兒。碧草兒遇到風姨，都很自然而嫵媚地跳舞了。呵！這是多麼帶着神怪色彩的處處呵！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漫遊而夾着香味的南風。散略于林間。同時還夾着清婉的歌聲。這歌聲比黃鶯兒唱得還要清婉。比蜂兒唱得還要響亮。那歌聲道：『我是玫瑰。我是高潔的玫瑰。晚霞是我的顏面。海色是我的衣裾。我傍着山之巔。我臨着水之涯。我是自然的驕子。我吸自然依自然。我永戀自然。我不願住金屋。我更不願做玩物。我不怕暴風雨的摧殘。我更不怕殘暴者的殺害。我有尖利無比的針刺。我有強勁堅決的身軀。我是玫瑰。我是高潔的玫瑰。』這麼一個清婉而抑揚的歌兒。伊反覆不息地唱着。在那裏的一切，都沉醉般的聆聽着。都曉得這歌兒，是綽號安琪兒的玫瑰姑娘

唱的。也就是大眾承認的音樂大家所唱的。

小白花上棲息着的蝴蝶。他聽了這歌聲之後，好似着了魔似的。他不知不覺地飄着二個美麗的翅膀。循着這個歌聲，翩翩地飛去了。好容易給他找到目的地。他于是停在玫瑰旁的小草上。開始涎着脸兒，向玫瑰道：『玫瑰姑娘，你的歌聲真好極了。你的顏面真美麗極了。因此我很愛你。但希望你也能愛我。我更希望你做我的保護者。』但玫瑰發怒了。伊紅着脸兒道：『蝶先生，你弄差了。我不是平常的玫瑰。我享受不起你的愛。尤其當不起你做我的保護者。我不易會受誘惑的。你省得嗎？』伊說罷，賭氣着把頭兒低下去，不做聲了。蝶兒受到這場沒趣，只好羞紅了臉兒，沒精打彩地退避

了。不一會兒，玫瑰又唱伊清婉的歌了。可是又有個不識趣的小鳥兒，他也是一個美麗而玲瓏的小東西，一穿花拂柳地到玫瑰那兒，很恭敬的說道：『呵！玫瑰姑娘，恕我冒昧。我的心田，再不容我隱藏。所以不得不謹陳于姑娘之前。我佩服和愛戀姑娘的心，真可說在沸點以上。因此我情願做姑娘的奴隸。或不論做什麼，我只要求姑娘一點愛。能安慰我枯寂的心。』但玫瑰又怒了。伊鄭重而嚴厲的道：『恕我拒絕你。因我不是超人。當不起先生這樣的恭維。即使我是超人，也不會糊塗塗塗。』伊說罷，又很負氣的，低下頭兒，不做聲了。小鳥沒法，只好搭訕着走回去。就是那個山光景裏很快地過去。就是那個山谷裏的景像，却沒有十分更改。尤其可使我們注意的，就是玫瑰的唱歌。哦，聽哪！那個清婉而抑揚的歌呵！

張枕綠最近
短篇小說集

十七年後的

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作法新穎。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而割棄皮毛者。描寫之妙。能令人笑。令人哭。令人如癡如醉。即其外表。亦有可言。(一)書作橫式。若眼簿然。非常特別。(二)銅版紙六張。刊印張君著作時。搜想時。小憩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復刊張君墨蹟。(三)全書用瑞典紙。以昭鄭重。(四)逐頁圍花邊。逐行夾點線。精美無比。全書二百餘頁。實價大洋七角。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這回伊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還有怎樣的。伊說。伊說。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伊還問耳聽着。只覺出神。

從此新婚時。伊說。伊說。又講了一種點綴。品。就是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柏夫人每從臨河的玻璃窗中。隔紗幔向外偷看。他常見他倆手牽手。口吻歡動。一舉一動。足在都會情意。有時兩人。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不。不覺。柏夫人也不忍細聽。勉強轉頭來。恰巧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伊也莫名其妙。

(二)實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伊說。每天。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



編輯人語

本報第一百四十二號「一方手帕」中。有數處「一清」誤刊「一葦」。特更正。



湖上春痕

奚賦

讀施青萍君之「西湖憶語」。令我
不勝懷想美麗湖山。乃作「湖上春
痕」。記我今春游湖事跡。亦蘇軾
詩所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
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影。鴻
飛那復計東西。」之意耳。

二月十八日晚。讀白樂天詩。「未
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便動游興。決於翌日乘早車往
杭。

既抵杭州。寓湖濱聚英。無意中遇
婉娟薇三女弟。亦寓聚英。據云因
學校旅行。到此已二日矣。客中驟

得良伴。當不憂寂寞。
到杭之晚。一陣催花雨。令人懷儂
欲死。是夜雨聲淅瀝。擾人夢懷。
不能成寐。

二十日晨起。天已轉晴。不覺喜極
。乃口占七絕一首云。湖濱一夜聽
春雨。我起晨曦照絕姿。二月苧羅
村上女。新妝初試入圖時。

早點罷。陪婉娟薇至清和坊。購茶
葉剪刀小胡桃桃糖藕粉等。十

二時歸寓。同往西園進餐。

二時登瓜皮小艇。係婉娟薇所預
先僱定。舟子小黃。為講湖山典跡
。如數家珍。

小艇泊茅家埠。步行至靈隱寺。道
中松葉遍地。娟拾取以小刀剖之。
微傷手指。痛而淚下。口中尚頻呼

本報刊出此小
地通信。專備登
載。出讓。聲求
。披露。報章。明
發售。書報。等
。廣告。每五
廣收。費。大洋
字。收。費。數
角。連。登。數
或。照。加。不
均。十。字。計
五。十。字。算

徵文智本
社益智月
刊定於陽
歷元旦出
版如蒙賜
稿各體咸
宜敬備書
籍等品爲
酬上蓮慶
浜路蓮友
坊七號友
聲益智社
啓

出讓新書
種漢英大
辭典正續
編二本戊
種辭源一
部如欲購
者請自開
價格函投
蘇州西中
市仁昌裕
錢莊林友
三收

陰曆八月十五日
念五日十月
月十一日
之世界
報共兩張
如願割愛
者請寄至
朱家角蔡
文緣收當
有相當之
酬以報蔡
文緣啓

李公影創
辦的文星
報社徵求
基本社員
兼撰述員
利益極多
欲知詳情
函詢即復
並贈本刊
兩期社址
江蘇如皋
迎春橋南
首

國華小說
新報第一期
年第一期
如有割愛
者希寄交
奉天西門
裏南城根
李海門收
酬值一元
之新書或
現金後至
者郵璧

本報月
一期全
二角四
郵費在
索閱一
附郵票
分寄江
如皋迎
橋醫學
社李樹
當即照

寄農報春蘇二期內分年出

大江集

胡懷琛著
新體詩集

（内容目）
明月菜花
鳩妻
燕倘

目錄（長江
送春
春游
新流
子
百年
然
荒墳

黃河探
水落花
禽言詩五
歌愛情
(附錄)

茶詞 飼
首 世界 蟲言
詩 花子
與詩人

情詩長蠹
影三青詞
新詩首島
說短歌自由

詩學研究 月照秋雪 鷗老樹

贈
二加二價每
分寄寄大冊
費費費洋寶

上海良友社發行

鵲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
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

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
良晨好友社啓

紅土白

「纏綿」一書。專記古今中外失於流傳之風流軼事。有哀情。有豔情。有不可思議之情。纏綿悱惻。讀之令人神往。書爲張枕綠先生所著。出以文言筆記體裁。共有二十餘篇。文筆清麗婉委。寫情如畫。嚴箇凡君繪封面。曰心齋纏綿圖。亦精絕。書已付印。愛讀者請拭目俟之。

▼良晨好友社預佈

本社承印書籍。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箋。名片。一切零星印件。代製鋅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下。(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二)本社校對員。學宏心細。代為校對。謬誤甚少。(三)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刷之清朗。墨色之鮮明。高人一等。(四)本社以改良印刷業為職志。非孳孳為利者可比。故取價特別低廉。(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印。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啓

△尊處亦需印刷否？

最小彙編優待預約
售罄各號陸續再版出齊。每三十號彙訂一編。外加彩色封面。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張枕綠先生題字。先自第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付訂四編。每編實價大洋五角。准於十三年元旦訂出。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特別優待。每編祇收大洋四角。四編合購。祇收大洋一元五角。寄費不加。滿洋請由郵匯。外埠以發信日爲準。

良晨好友社佈

良晨好友社佈

不痛不痛。
簫光道中。竹影疎扶。泉聲清淅。
婉娟微於此攝影數幀。以留鴻爪。

登簫光絕頂。望錢塘江水如正練。
誠爲奇觀。

壑雷亭畔。怒濤飛濺。予爲婉娟薇三人合攝一影。後系以小詩云。此地驚濤似擁銀。琤琮跳躍絕纖塵。他年影事休提問。爲證前緣小駐身。

鄉人幾輩。以口就呼猿洞吹聲作鳴鳴響。覺凄咽欲絕。

娟薇因艱步履。僱藤輿先行。予與婉則緩步歸舟。

小艇延佇錦帶橋畔。微吹笙。娟吹笛。婉歌和之。聲韻清絕。餘音

嫋嫋。浮水面不去。幾疑身在天壑雷亭畔



上。

歸後作湖上詞四首。詞云。湖山此日愈娉婷。春色迷離晚靄青。笙韻悠揚繞水面。將歌送與隔舟聽。綠楊又見白隄新。一片湖光點錦春。淺草馬蹄何處在。風流空憶古詩人。湖上風光二月柔。娉婷處處欲勾留。殘紅有意低鬟戀。落照齊奔古塔流。菱花鏡鑑畫中身。一半依稀一半真。世事何妨如是觀。西湖不減五湖春。
廿一日晨。六時即起。在湖濱散步。八時進早餐。
十時。同婉娟薇泛舟白隄。趨葛嶺。登初陽台。客有橫桐簫而吹者。幾令我淚下。聲鳴咽也。
葛嶺有紅白桃花。娟薇折以插襟間。又採紫蝶花間之。殊悅目。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四十五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抱朴庵旁有假山。娟匿其中。薇婉薇呼之不出。覓之不得。以計哄之。憨笑而現於亂石中。相與嗔噉不止。

下嶺後。鼓棹直指三潭印月。由小瀾洲登岸。旋移舟潭前。娟立危潭上。爲攝一影。伊頗自豪也。

午刻舟泊淨慈寺。婉娟急欲去觀木古井。薇則坐階着石遲焉。雷峯塔月老祠。以興盡未去。乃命棹返旅居。舟中娟問詩。予云。詩料包涵於天地之中。任吾人採取綴集可耳。

予本擬以四時車束裝返滬。懲苦留。乃止行。

晚間學校諸生。以明日須返滬。均來婉娟薇處尋樂。歌者。笑語者。

讀詩者。歡聲雷動。喜氣融於一室也。

十時許。爲薇整理各物裝置訖。婉囑予明晨須早些叫醒伊等。以免動身時偏促。

廿二日。天破曉。即披衣起。叫門呼婉起。婉已早醒。娟貪睡。薇聞聲亦躍起。急理妝。并喚茶役備早點。七時許。予遂輩辭別此湖山而去。時山頭晨曦。似戀戀尙留客也。

賀紅蕉新婚

張枕綠

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江君紅蕉與葉君紹鈞之令妹。婚於蘇州。隔夕撰聯寫就。快遞以贈江君。聯曰。小妹初嬪有三難。春宵一刻值千

金。

哭個人

揚州芸坡

一紙書來說病輕。幾行小字寫離情。歡期寫約重陽後。未及相逢隔死生。
誰云最苦是生離。死別思量更可悲。不識夢中尋得見。縱尋得見有醒時。

錦心寫影

惲丁戌

惟花國有能行動之寓館樓榭。爲浪子所居。
信古過甚。若以少年髮髮白齒落之老阿婆。
美人而誤嫁。如花遭枉折。
報世界如玻璃世界。數萬千里僅一薄層之隔。